

# 美学沉沦、否定批判与隐喻剧场

——论华兹华斯《寄居伦敦》中的都市漫游者与伦敦印象

张鑫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摘要:**《寄居伦敦》中的伦敦印象和诗人的漫游者习性,不但可以回溯到华兹华斯离开巴黎时的异化疏离情绪,而且涵盖和积淀了他在伦敦生活时的矛盾心态与知性思虑。在寄居伦敦的过程中诗人承担了叙事者、阐释者和中介者角色,其伦敦印象也由前期的美学沉沦转向思虑成熟时期具有矛盾心态的否定批判,巨城伦敦也构成了一座帝国中心的怪物嘉年华与隐喻剧场。

**关键词:**华兹华斯; 寄居伦敦; 都市漫游者; 知性思虑; 隐喻剧场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11) 03-0090-05

都市漫游者 (the flaneur) 滥觞于夏尔·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 的《现代生活画师》一文。在波氏的话语中,都市漫游者不但是术业有专攻的艺术家,专注而投入,宛如锄耕不辍的农夫,同时还跨越国界,谙熟普天之下的人情世故与风土民情。(1972: 397) 在波氏眼里,都市漫游者犹如劫后复生的病人对失而复得的人生常怀感激之情;又惯用婴儿之明眸痴迷地打量世界,凡事皆存好诘之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波氏的都市漫游者乃是都市文化的观察者和阐释者,化身为迷离都市中过往的人类记忆游魂,屡受现代召唤,在雅与俗的文化之旅中穿梭,并承载着异乎寻常的挪用与翻新功能。19世纪伦敦的漫游者们形态各异,心绪万千。他们长袖青衫驻足伦敦街头,看尽冠盖京华的流金岁月,聚敛浮生绘本的沧桑人情。在引领后世穿街过巷纵览尘封于现代心灵中的都市档案时,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勿忘那些色泽温度不一、书写意义错落交叠的记忆深处的都市刻痕。克里斯·甄克斯 (Chris Jenks) 在仔细探察都市漫游者形象在文学领域的旅行轨迹之后唏嘘感叹道:“都市漫游者几经理论的变迁和意识形态的篡夺,已不复有昔日风采翩翩的模样了!”(2000: 24) 自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以降直至朱蒂丝·沃克威兹 (Judith Walkowitz) 的批评家们都在理论上对都市

漫游者形象的“系统性崩盘滑落”观点贡献颇多。历来批评话语对都市漫游者在积蓄典故穿梭时空的过程中所沉淀下来的共同特质基本持见一致。首先,都市漫游者不是简单的个体具象,而是社会文化研究的一种方法论。他的引入旨在透过视觉呈现都市浮世绘,记录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文化整体框架的延续。其次,都市漫游者已衍生为一种文学主题,在众多作家的笔下为历史时空支起都市特有的维度。再次,都市漫游者其实是一种表述策略,一种带有自反性的书写位置,具有魔幻纪实性与距离涉人性。

今人但凡论及都市与都市漫游者,首先都会想到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抑或本雅明笔下的柏林。殊不知,伦敦自19世纪乔治四世力倡以优雅绅士与现代气质塑造首都,已开以德育教化养育都市之风。迈克尔·霍灵顿 (Michael Hollington) 更是先行一步,极力推崇浪漫主义诗人在书写或躬躬伦敦都市繁华时,那种臆想或亲历的如出生活却又梦幻迷离般的经验。(1981: 77) 稍晚的威廉·萨克雷 (William Thackeray) 对此曾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并记下了许多纨绔子弟们跨街遇巷时的恣意之态,指出伦敦就是一个“君王游乐交谊厅”(Prince's Lounge)。(1981: 73) 而在众多浪漫主义诗人中,论及对伦敦描绘之细腻复杂者非华兹华斯 (Words-

收稿日期: 2010-04-23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基金项目“浪漫主义后世书写与经典形成”(Y200804885)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鑫 (1973-), 男, 河南信阳人,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worth) 莫属, 而他对伦敦印象的心理感受首推《序曲》(The Prelude) 第7卷《寄居伦敦》(Residence in London) 中的描绘。《寄居伦敦》虽为一篇对首都的侧记, 但诗人还是借此以彰显在极具个性与传统主题模式之间如何沉淀自己对外界的观照和内省感悟。

对华兹华斯而言, 漫游伦敦是一种极富辩证、寓意深刻的活动方式, 一种兼具正负作为的活动。《寄居伦敦》伊始, 诗人便说目睹伦敦的风采“心灵与情感受到震撼”<sup>①</sup> (L66), 然后转向对置身熙攘交错的伦敦人潮中的见闻感受。在那段编引频繁的对河滨大道的描述中, 诗人侧身于伦敦忙碌集市的符号网络中, 快速吞吐瞬息即逝却又变化多端的零碎过眼资讯:

狂旋的

色彩、灯火、形状及震耳欲聋的

噪声; 人们擦肩而过, 或接踵

而来; 店铺也接连不断——将琳琅

满目的商品结成长龙。(LL150-158)

漫游者不仅是一个对伦敦生活进行缩影式纪实的人, 还是一个中介者和诠释者。像一个隐匿于芸芸众生之中无貌无声的碎片, 漫游者只是冷眼旁观, 不问也无碍人潮与时潮的流动变化。但是, 他的存在并非只是一个虚妄, 因为他要重塑、甚至补述时空内外种种街谈巷议的额外含义。这种早期的观瞻来自他年少时独立于社会森然万象之外的经验。那时他以旁观者身份聆听、凝视着街市中人事的“展示”, 并不直接参与对话。但是, 观街景与看行人之举并非单纯的原地踏步, 在时光穿梭中漫游者发现了新的万象, “接受别世的训诫” (L649), 并依靠“警醒的灵魂为自己/树立起完整的结构” (LL652-653)。

华兹华斯出生于英国湖区西北角的一个小镇, 幼年居于乡间, 18岁时始到伦敦。不同于布莱克与兰姆等都市人 (urbanites), 初到伦敦的华兹华斯颇能体会首都的生命力, 感受它的脉动。20世纪的评论倾向于阅读《寄居伦敦》中的负面都市意象和漫游者的异化经历。威廉斯·夏普 (Williams Sharp) 就曾说道: “华氏是一个很不愿的漫游者, 他到伦敦完全是为世事所迫, 在那里他几乎浸入了异化经验的浪潮中。” (1999: 17) 斯蒂芬·吉尔斯 (Stephen Gills) 认为, 华氏钟情的无非是伦敦的自然风光而已, 他最喜欢的是笼罩在晓雾或冬雪中的自然美景。(1990: 19) 肯尼恩·约翰斯顿 (Kenneth Johnston) 甚至认为, 华氏对伦敦的奇异

建筑最有兴趣, 尤喜它的瓦子勾栏。(2001: 185) 詹姆斯·霍夫南 (James Heffernan) 认为华氏虽并未被迫滞留伦敦, 但华氏的主人公却是集天堂与地狱、魔鬼与天使于一身的对立统一体。(1998: 431) 这些评论虽道出了华氏旅居伦敦时的部分思绪, 但并未从本质上涉及他的伦敦认知图景的全貌; 对诗人撰文触及往日心态时的当下思绪亦见力有未逮之处, 尤其是忽略了华氏的伦敦想象中对边缘、女性以及种族问题的涉入。

在一番对伦敦的奇思异想之后, 诗人兼叙事者遂转向对街头整体印象的描绘:

在人群中, 对自己说: “从我

身边掠过的每一张脸孔都是

一团神秘!” 曾经这样看着

他们, 以后也未消疑云, 关于

他们属于何时何地何人,

或何去何从何以如此的思绪

一直重压在心头, 直至眼前的

人潮化做超乎现实的行进,

如远山夜奔的鬼影, 或梦境的幽灵。(LL625-

635)

在人流中穿梭, 诗人似乎并未注意到街头行人特异的外貌、不同的性别和阶层, 而是陈述他们的整体印象。在他脑海里, 人潮如海人影如魅, 各自奔走互不干涉。在这些看似客观描述首都浮华万象的背后, 读者能感到隐隐的失落与冷酷, 对初来乍到的叙事者的那份疏离与困惑也略有领会。此时的过客华兹华斯只能受困于喧嚣中的孤单、认同上的疏离、感官上的混乱与位置上的错位。那巨大的人潮在诗人眼里没有发出独特的声音, 亦无清晰的面孔和个体的光辉, 所以也就没有主动性和独特性。这里展示的是一种整体印象或模糊的美学欣赏。街上的人流与耳边的喧嚷, 不仅是视听觉上的迷乱, 还凸显了现代都市给漫游者带来的过度感官刺激。整体印象中纷至沓来的特写镜头、快速移动的各种形状和凌乱交错的声色变化, 给漫游者以身临圆形剧场、不观人世而看戏剧之错觉。这正如迈克尔·梅耶 (Michael Meyer) 所说, 都市空间在《寄居伦敦》中宛如一个大剧场。(2003: 108) 在冷眼待观伦敦的整体庞杂之时, 作为局外人的漫游者又读出了其中的无法穿越性和难以解读的困惑, 所以只能“尝到最深的失望” (L145), 想要抽身而去不做戏剧中的一个角色。都市剧场既是众声喧哗、众物展示的舞台, 又是观察者/叙事者以超然之态观悟人生的起点。

当然,诗人的首次伦敦印象并未全部聚焦于模糊的整体描绘与失落疏离的个体感受。在拼命脱离喧嚷远离人群时,诗人突然为一个盲人乞丐的形象所“震动”:

他靠墙站立,扬起脸庞,胸前那张  
纸上写出他的身世;他从  
哪来,他是何人。这景象抓住  
我的内心,似乎逆流的洪波  
扭转了心灵的顺流。(LL640-644)

与杂乱无章的整体都市面貌相比,乞丐的出现是一幅具象临摹,可以算是迷离众生相中最具可读性的悲惨人物。但是,诗人却对这个简单可读的故事本身不感兴趣,反而视其为能抓住内心的一道“景象”或“景观”(spectacle)。这个“个别的人”所构成的“个别的景象”(L622),令观察者有所洞悟,仿佛这个盲人乞丐是个“典型的象征,预示了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L645)。不言一声的盲者明显具有超越性意义符号的作用,在诗人的话语里被转化成了一个寓言式对象。“凝视着/这默立的人形,那坚毅的面颊和失明的/眼睛”(LL647-649),诗人好像得到了灵启或顿悟,“似在接受别世的训诫”(L649)。梅耶认为乞丐之所以令华兹华斯感到震撼,因为乞丐代表的是戏剧性的表演而已,并非一个血肉之躯的可怜人。(2003:120)可见,诗人的整体阅读与个体欣赏似有互不协调之嫌;人群中的失意与独立时的沉沦也有前后不一之感。在沉沦于对盲人乞丐的寓言式美学欣赏之后,诗人说“这类画面虽建筑在外在事物的/基础上,但主要靠警醒的灵魂为自己/树起完整的结构”。(LL651-652)这不但是诗人对美学沉沦的自我解析,还深受其前期离开巴黎、结友于激进派、启蒙于新思潮经历的影响。从1792年重返伦敦到1795年的3年间,华氏囊中羞涩、腹无乾坤、目标模糊,这段时间构成了他一生中最为窘迫的时光。1795年春,华氏意外得到了一笔遗产,同时在伦敦广结激进派朋友,并与当时伦敦的改革派如詹姆斯·罗斯(James Rosh)、巴兹尔·蒙太古(Basil Montagu)、弗朗西斯·沃海姆(Francis Wrangham)等保持长期友谊,华氏人生上的一个转折点也就在伦敦展开。(Hebron, 2009: 27)都市漫游者的疏离与乡间居士的窘异心态,与风起云涌的新思想新潮流,以及澎湃万端的抱负等杂陈相遇时,矛盾与多元心态的产生是可想而知的,美学沉沦的出现更是整体因素上不可磨灭的体验。

虽然《寄居伦敦》的开端给人以空间混乱、感觉疏离等印象,但作为漫游者的华氏在伦敦的行程

也与普通游客没什么两样。尤其是他于1791年2月到5月间寄居伦敦时惯常的漫游路线、常去的地点都是当时典型的景观。从1805年的版本中读者可以依稀看出华氏所经过的著名游乐场和观光胜地:伦敦塔、圣保罗大教堂、西敏寺、大火纪念塔、圣彼得教堂、市政厅、杜里巷剧院等。据约翰斯顿的分析,当时伦敦市区方圆不过4英里,对于像华兹华斯这样一位体格健壮的漫游者来说只需1天时光,便可从投宿之地走完市区一周。是时年仅21岁的华氏在这个帝国中心大有乐而忘返之意。按理说他不应该对伦敦有太多诟病之辞,而《寄居伦敦》中那些杂沓的声音和负面的陈述又从何而来呢?1799年从欧洲返回英国后,华兹华斯和弟弟以及柯尔律治一同进行了湖区旅游,同年12月又与妹妹移居湖区,并视乡间居士与自耕农组成的农村社会为人间天堂,身体力行“高尚的野蛮人”(noble savages)生活。华氏于1798年10月始创《序曲》,至少6个月后才完成史称“1799年两部本”《序曲》的雏形。此后几年他虽产生补充与再创之冲动,但最终还是因为柯尔律治的远行和女儿的出生等外部干扰而完全搁下。1804年10月,华氏重新振作一鼓作气于次年6月前以13卷最终收住全诗,这便是著名的1805年版《序曲》。思虑成熟时期撰写的伦敦经历,已不再是简单的纪行与展示,其中的知性行脚与自反思考自是必不可少的。他在《寄居伦敦》中丑化都市生活,突出异化疏离心路,淡化甚至否认年轻时作为漫游者在伦敦所接触到的激进思想和诸多声色诱惑与兴奋,应该有其理据。就《寄居伦敦》中的漫游者而言,写作并非真实图景的简单再现,漫游者自有一番自反思维、正反辩证和践行的方法,他不仅是叙事者,还是阐释者。华氏在写《寄居伦敦》时,将早期巴黎经历与十多年的伦敦漫游经历混合在一起,而且一边改写一边重整记忆与批判视角。尽管有日常生活美学化的美学沉沦部分,但多次的重写与知性行脚,最终还是在态度暧昧、心态矛盾中以否定批判结尾。

模糊的整体印象并没有完全淹没华氏伦敦印象中对“个别的人”和“个别的物”的关注。华氏的伦敦印象中有多处与性别、种族有关。在沉沦与批判的同时,华氏通过这些独立的人与景,表达了一种复杂暧昧的心理,并通过观瞻视角和修辞方式的转变,暗示帝国“失序”及一个审慎漫游者的复杂心态。在伦敦街头漫游时,华氏多次提到女性。在繁华的都市,女性往往代表着诱惑,也是诗人借此表达对道德败坏焦虑的诱因。诗人讲述“巴特米

尔的少女”的故事，以揭露那些“负心的歹徒”如何“戏弄爱情”“亵渎婚姻”。(L298、LL302-303)描述剧院幕间休息时的一段场景，不仅是对“女人耽于公开的耻辱及社会/邪恶的骄横恣肆”的批判(LL386-387)，也传达了诗人对都市嘉年华的道德沦丧的忧虑。在剧场一个摆满甜点的台子上，一个漂亮的婴孩被安放其间，四周的人物多是“荒淫放荡的男人和厚颜无耻的女人”(L360)，周遭的“笑声与诅咒或污秽语言”此起彼伏(L364)。纯真的孩子超拔于污浊世道，似漫游浮世的诗人曲折自况。观瞻视角虽从众生相转向了具象，浮世如剧场的修辞方式却再次显现。

第二个视角的转换发生在诗人对伦敦不同肤色、人种杂处混居的观瞻上。《寄居伦敦》中对种族的处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推移与秩序排除。华氏觉得观瞻伦敦各色人等，就像是“在博览/这浩繁的人类总汇”(L220)，人种包括：瑞典人、俄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摩尔人、马来人、印度人、华人、黑人。这里，人物出场的先后顺序是白种的欧洲人、红色的美洲人、黄色的亚洲人，最后是黑色的非洲人。接着华氏马上转到动物园里上演的种种“奇观”；而后写的是当时极为推崇的包罗万象的全景画。华氏在此不但强调都市被支离瓦解、真假难辨的现状，又似乎在提醒着人们，混乱虽在、虚实难分，但地理空间的藩篱一旦被打破，其后果同样不可避免。对于异族杂处的情况，华氏的态度也是真假难辨，尤其是在描述非西方种族时，华氏怀有暧昧的“东方主义”心态，尽管没有“妖魔化非西方”的意思，但依然在诗行中时而丑化他们，视之为畸形怪胎，时而又流露出对新奇审美客体的好奇与爱怜。对于异族杂处所带来的难以控制和驾驭的庞杂性和威胁感，在记述庆祝圣巴塞罗缪日的集市一段有相当精彩的描绘：

天下所有

能移动的奇绝都汇集于此——侏儒  
白化病人、彩身的印第安人、识数的马、  
智慧的猪、吞石咽火者、巨人、  
口技演员、隐身少女；会说话的  
胸像转动着凸出的双眼，还有  
蜡像、上发条的人物、各种当代  
摩尔林的绝技、野兽、木偶戏、各种  
稀奇古怪、难以置信的病态人物、  
畸形之人，及所有普罗米修斯式的  
奇想——人类的愚笨与疯狂，以及  
愚笨与疯狂的业绩——共凑成这怪物的

议会。其间，所有的帐篷、天棚  
都口开四方，倾吐，吸入着男人、  
女人、三岁的孩子、怀中的婴儿，

似乎整个集市是个大工厂。(LL706-721)

连贯的电影摇镜特写，将伦敦行色各异的表演者、奇形怪状的展览品逐一列出，在多样性、混杂性和怪异性背后，是令诗人不无忧虑的不可掌控性与失序性。集市如工厂之喻宛如巴赫金的“怪异身体”(the grotesque body)之说。人届中年的华兹华斯思想已趋于保守，加上个人的巴黎与伦敦经验，使他难以体会巴赫金所谓的庆祝活动颠覆等级制度的正面可能性。在他眼里这个充满异族的集市就是一个地狱，这种混乱其实是一个“真实的缩影，/代表着千千万万巨城之子/眼中的伦敦本身”。(LL723-724)这种视角与观瞻又与前面种族混杂相呼应，将都市与剧场的隐喻贯行到底。享受着帝国扩张所带来的“天下奇艳”的同时，又不得不为其复杂性与危险性惆怅。这里的描述与批判具有暧昧的态度和双重解读。一方面，作为叙事者的漫游者以道德观察家的身份超然而冷漠地观察着集市上的各种奇观；另一方面，漫游者又化身为一个中介者，在他以极快的节奏引领读者去感受“真实缩影”的庆典时空上具有的活力与壮观时，不能说他自己没能被这些“奇艳”所吸引。

朱蒂丝·沃考威茨(Judith Walkowitz)曾说，维多利亚时期以底层伦敦为研究和写作主题的作家学者常常持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方面采取的是中产阶级超拔抽离的观瞻视点；另一方面却又为“他者”的异己性所吸引，不但自愿俯身了解“乌合之众”的情态，甚至会甘心自耽于他者的文化之中，装扮成他们的一份子，几乎在心灵上贴近与契入。(1992: 20)这是一种兼具权利、恐惧与欲望的矛盾心理结构。华氏对伦敦如帝国中心上演的怪物嘉年华及浮生如戏之喻，虽然终极目标指向难以解读书性和不可驾驭性，但是作为一个具有多年都市知性行脚的漫游者，他在成熟思虑中表达的复杂情意与矛盾心理亦是不可忽视的。在对圣巴塞罗缪日集市的描述中，暗藏着一个巧妙的修辞转移。先前华氏以旁观者的姿态描述着齐集于此的天下奇绝，口气冷峻而超然。但在描述完如工厂之集市后，突然的“代表着千千万万巨城之子/眼中的伦敦本身”(L722)，将叙事者个人经验投射到所有城市之子的经验上，并暗示个体独特的生活经验、异常的游离姿态和超然的道德批判在建构现代都市复杂性和代表性方面的作用。华氏在此也写出了自己前后期观

瞻视角与批判思维的不同,个性经验和早期行脚必  
须沉淀酝酿,方能产生醇美的批判琼浆。

当然,并非所有的都市意象和修辞运用都是为了表达疏离、失意与恐惧;都市所具有的复杂性、多样性与流转性也并非全部意味着“失序”与“威胁”,对年轻时的华氏来说尤其如此。《序曲》第9、10卷《寄居法国》中对巴黎的都市游记便投射出一幅与《寄居伦敦》不同的画卷。1791年华氏路过巴黎并稍做勾留,其中对该城的描绘却相当精彩。主体印象和修辞方式依然以多样性、混杂性和快速流变性为主。在大革命的喧嚣热烈气氛中,妓院与赌场并陈,革命党与阴谋家杂处,节庆与游行同在。焦躁的热浪裹挟着人们的希冀、忧虑、愤懑、恐惧、苦恼扑面而来:

连接成串的酒店、妓院、  
赌场、商店——汇集恶痞与精英的  
胜地,各类无目的者前来  
游逛的庭院。我睁大眼睛,以异国人的  
耳朵倾听小贩的叫卖和演说家的  
阔论——一片疯狂的喧嚣!还有  
频作嘘声的派别中人,都眼神  
炽热;或三五成群,或成双结伴,  
或孑然一身。各种希望的表情,  
或抑制不住的疑惑与恐惧,全在  
此处流露,而我细读每一张脸,  
每一种愤怒、懊恼、轻蔑的姿态。(LL54-64)

漫游者的局外人视角并不一定全部带来异化与疏离的感受,有时也使他深就感观、沉醉其中。初到巴黎华氏对革命形势和党派纷争的理解毕竟有限,再回巴黎时虽甘愿为大革命效力,但终因费用殆尽无奈折返。初始状态的热情与好奇历经多年沉淀,待到人届中年遍尝冷暖后,回首书写伦敦印象时,难免会受到巴黎经验的影响。对伦敦印象的经营与修辞视角的运用反映其本真的特殊经历,否定批判话语中亦见矛盾心态与多重知性思虑。

注释:

①文中所引华兹华斯的《序曲》出自丁宏为译本,文中只标诗行(单行用“L”表示,两行以上用“LL”表示),不再一一另注。

参考文献:

- [1] 华兹华斯. 序曲 [M]. 丁宏为, 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1.
- [2] Baudelaire, Charles. *Selected Writings on Art and Literature* [M]. P. E. Charvet. Trans. London: Penguin, 1972.
- [3] Gills, Stephen. *William Wordsworth: A Lif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4] Hebron, Stephen. *William Wordsworth*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 [5] Heffernan, James. Wordsworth's London: The imperial monster [J]. *Studies in Romanticism*, 1998, 37 (3): 428-439.
- [6] Hollington, Michael. Dickens the flaneur [J]. *The Dickensian*, 1981, 77 (2): 70-81.
- [7] Jenks, Chris. *Aspects of Urban Culture* [M].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2000.
- [8] Johnston, Kenneth. *The Hidden Wordsworth* [M]. New York: Norton, 2001.
- [9] Meyer, Michael. Theatrical spectacles and the spectators' position in Wordsworth's London [J]. *Literary London*, 2003, 1 (1): 108-123.
- [10] Sharp, Williams. *Unreal Cities: Urban Figuration in Wordsworth, Baudelaire, Whitman, Eliot, and Williams* [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1] Thackeray, William. *The Works of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M]. London: Virago, 1981.
- [12] Walkowitz, Judith. *City of Dreadful Delight: Narratives of Sexual Danger in Late-Victorian Lond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责任编辑 梁利)